

烛光集会亲历记

余 斌

首尔“新常态”

韩国人要求朴槿惠下台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已经持续到了第六周。事后看报道，首尔一地，游行的人又有百万之众。我最惊讶也最佩服的是，如此规模，却是井然有序，平和之极。

不能说韩国人不愤怒：朴槿惠 29 日发表的第三次国民谈话，神情落寞，对“闺蜜门”等事道歉之外，似乎就是正心诚意听凭发落了。作为外国人，我们都以为她是向民意投降，要下台了。韩国民众的解读完全两样——那是把皮球踢给国会（指望着国会中支持她的人否决对她的弹劾），念的是“拖”字诀。就是说，韩国人从中读出的是“负隅顽抗”。

当然是韩国人的解读正确。可想而知，民情愈发沸腾。但是像前面几次示威集会一样，表达愤怒的方式极平和，比我们所知的“非暴力”还非暴力。

一个多月了，每周六的大型烛光示威似乎已成为“题中应有”。民间团体选择周六“举事”，一则工作日不能那么从容，参与集会必影响工薪阶层的收入；再则韩国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周日很多人要去教会做礼拜。总之，不利于聚集更多的人群。烛光集会是表达民意的一种方式，参与者愈众，当然愈能显现民意的强大。考虑到普通人的承受力，选定方便的时间，是一种策略，而降低参与集会的代价，如同国内有人提倡一元钱也可做慈善的取消门槛，其本身也成为一种动员。

因不通韩文，信息不灵，我一直不知周六示威集会已成首尔的新常态，前面多次错过了“躬逢其盛”的机会，往往是人不在首尔，或是集会已近尾声才得知消息。直到上一周，与韩国朋友约好，去了一次。对我而言，这样的事太新奇了，一次观摹，仍觉意犹未尽，总想着有更多的近距离的观察和体验。但是，此前的高潮迭起之后，集会活动是否会显出疲态，难以为继？在微信上向韩国朋友询问，得到的答复是，逼朴下台的目的尚未达成，又当国会是否能通过对朴槿惠弹劾案的当口，民众哪会“善罢甘休”？本周六参加示威的人，必过百万。过会儿又来了条补充信息：“哦，明天许可的距离接近到一百米，哈哈哈。”

最后的一条说的是青瓦台。示威组织早有行动目标——包围青瓦台。按程序来，要申请，要得到批准，总统府重地，不是随便可以靠近的。上一次法院批准，示威者可以前进到距总统府二百米处，这一次更进一步，警察的警戒线将后撤一百米。朋友哈哈，是将此看作与政府博弈的又一次象征性胜利。我开玩笑回了句“真是步步紧逼啊”。

事实上，在视频上看到朴槿惠以一副在我看来不无悔意的表情表示愿意缩短任期，我倒是多少动了恻隐之心，但韩国人不买账，一次又一次与当局之间的博弈，早让他们听其言，观其行，何况朴上台时，其坎坷身世已经赚过国民的不少同情分，待“闺蜜门”爆出且朴助崔顺实敛财事等事一件件坐实，老百姓都觉被这位声称嫁给祖国的“三无”总统骗了，现在还延宕着不肯马上下台，哪里到了穷寇勿追的时候？

我明白包围青瓦台之外，还有另一路人马要去汝矣岛的国会议事堂施压，让国会通过决议，弹劾总统。弹劾成立，朴槿惠不主动辞职，也得下台了。是去国会议事堂，还是去光化门，从那里随游行队伍去青瓦台？我颇犹豫了一阵。上周跟朋友去过光化门广场，这一次颇想去看看国会那边的示威是个什么情况，不过最后还是放弃了。

有个想头，说来有点可笑。这两处，平时都可预约参观，如青瓦台，

凭护照在网上预约，便可入内参观，只是人数有严格限制，往往要提前多时才约得上，而且必须在指定的时段，过时即作废。我本早早预约过，两周前该去的，不想临时有事，没赶上。这时就想，那次去了，等于做客，这次跟着示威人群去，相当于客串一把不速之客，这是以另一身份访青瓦台，倒也有趣。

世宗会馆的婚礼

两点多从钟阁地铁站出来，这儿距光化门一站之地，已然感到异样的氛围，分发标语牌的，卖蜡烛的，卖坐垫的，卖手套、暖手宝的，一路络绎过去，路边站着一堆堆拿着游行旗帜等家伙的人。却感觉不到半点紧张。周末的光化门，本身就是游人如织的所在，现在则成红色海洋，因写着“朴槿惠下台”字样的标语牌大都是红色的底子。天气好，似乎比上次更多的人，依然见不到维持秩序的警察，整个广场上都不大见到，唯钟路与世宗大道上站着交警，公共汽车仍在行驶。

上周和韩国朋友一起来，行前他就查组织者的安排：都安排好了的，两点什么内容，四点什么内容，六点如何，八点又如何。有些大概也是和当局有过协商，比如广场一带，何时实行交通管制。不通韩文，我没法查看，看看广场上，抵近光化门那头搭起的中心舞台和大屏幕尚未热闹起来，一圈一圈的人形成多个中心，这边在打鼓起舞，那边在演活报剧，显然大规模的行动尚未开始。因见广场一侧的世宗文化会馆仍照常开放，我便先进去蹓跶一圈。

世宗会馆应属国家级的文化艺术中心，汉字写着“艺术殿堂”，体量相当大的建筑，一眼看过去有点像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内有音乐厅、剧场、展厅，很是气派。二层有一平台，上去的台阶平日总有游人三三两两坐着歇息，面朝广场，也是天然的看台，遇有抗议示威活动，则是绝好的聚集地，这时早已坐满了手持标语牌的人。两边通道却还可以鱼贯而行。我很奇怪这样特殊的时刻，又在这样的

地点，怎么还敢照常开放，不怕示威失控时设施损坏吗？

其实广场周边的餐厅、咖啡馆、展览馆、商店什么的，都在营业，与平日无异。只有几处文物一类的地方用绳子拦起，而示威者也就老老实实，不去触犯。我记得上周来时，世宗会馆的一层，门外缩进的那块地方站满了人，下小雪，有风，示威的人站到里面来避一避。大概是觉得有碍观瞻或是有碍看演出者的进出了，那块地方今天圈了起来。一道绳子，不是形同虚设吗？居然也就把人拦在外面，尽管外面人行道上站着的人颇形拥挤。

从世宗会馆另一侧的窗户望出去，是一小市民广场，许多露天咖啡座，张着遮阳伞，喝咖啡的或闲聊或看书，或发呆，有一种闲逸的空气，端的是承平之象。就隔一世宗会馆，这边锣鼓，高音喇叭里的口号皆听不大到。很难想象，百万人的示威活动就要在不远处进行。

不是演出进行时，会馆里很安静，只一楼大厅里有些人坐着歇息，没准是为等待示威高潮养精蓄锐，因分明看到有些人手里还拿着标语牌。繁忙的地方是厕所，好几处在排队，想是广场上的人找到这里来了。据说每到广场集会上规模之时，附近带的厕所皆顿形紧张起来，有个朋友某次在与广场相接的市厅那一站换乘地铁，适逢集会，就见地铁站厕所大排长龙，迤迳数百米，队伍中有示威者，也有警察。不是对垒的地方，两造这时的身份都单纯，——如厕的人而已，不特相安无事，还有相邻者拉话的。夸张点说，就是警民一家亲的画面了。

我没看到这样有趣的场景，不过世宗会馆里的一幕却也让人浮想联翩：我发现一楼的大厅里这时候居然有一场婚礼。几十张大圆桌，已是酒阑人散，穿着韩服的新人和伴郎伴娘在礼送客人。看看门口一大排上有“祝结婚”字样的花篮。有两点好奇：其一，这地方也能租场地办婚礼？其二，这节骨眼上婚礼也不改期？以前几次示威的势头，加上朴槿惠拖延战术激起的愤怒，今日上街人数逾百万可期，就不怕交通中断？看来韩国人对他们的秩序真是有信心。

很巧，晚上回宿舍后，在一中国教师在韩联谊会的微信群里看到

一张图片，也是婚礼，特别处是新娘、新郎婚纱西装站台上，后面一排同学朋友，皆当胸举一纸牌，上书“让她下台！”这个“她”当然是朴槿惠。婚礼上抗议，有点违和吧？但新人笑容可掬，在场的人、看图片的人想必也都会心一笑。群里有人立马点赞，说韩国人真牛。照片转发到国内的一个老同学群，招来好奇：“韩国人那么关心政治？”

朴槿惠的支持率已落到百分之四，在韩国快要到人人喊打的局面了，年轻人更是同仇敌忾，婚礼上抗议一把，决无将婚宴闹得不欢而散之虑，因为倒朴已是共识。

这是后话。

“乌合之众”与“文化祝祭”

且说我从世宗会馆出来时，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景福宫那头是中心舞台，世宗大王座像、李舜臣塑像前各竖一大屏幕，成为副中心，广场中间的人皆席地而坐，边上则是站着的人，将坐着的人围在中间，如同镶了一道边。后来发现，清溪川广场、市厅那边，也都设置了大屏幕。在电视上见过韩日世界杯时韩国人在大屏幕前观看世界杯的盛况，不知眼前所见，是不是由那发展而来，反正，这似乎已是首尔大型示威活动的定势。

活动是一千六百多个民间团体联合组织的，这些团体联合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叫“朴槿惠政权下台非常国民行动”临时委员会。但从另一角度，说是“乌合之众”亦无不可，——我是就其并无严密的组织而言：固然有些团体做了安排，结队而来，然以我的观察，广场上的绝大多数都是“人自为战”，以三五友朋或家庭为单位，那些标示某校某团体的旗帜，旗下也并无多少人马聚集。倒像无需对号入座的大型露天演唱会，各自找地方坐下，后来者无座，就站着。

若是不知情，有时候看上去的确就像是大型演唱会，——当前来助威的歌星登台献艺之际。我对韩国流行乐一无所知，从观众的反应

可推知应是有大牌登台。当然不是什么天团、偶像，这场合不是他们的舞台。唱的都是有鼓动色彩的老歌，歌手也是年纪较大的。上周来时因是和韩国朋友一道，知道那天有一位，就是当年民主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一位歌手，唱当年的歌曲，万众应和，唤起峥嵘岁月的记忆。此时的歌也是众人熟悉的，其中一首，旋律、歌词简单到我都能跟着唱，是根据民歌重新填的词，据说是为这次倒朴量身定制，就叫“下台歌”，一曲唱罢，“朴槿惠下台”的口号声又复响起，此起彼伏，山呼海啸。

四点整，演唱告一段落，大屏幕上出现广场至青瓦台的街道地图，几个醒目的箭头直指青瓦台，不用说，这是进军的线路。果然广场上的人纷纷起身，兵分几路，开始向总统府进发。这时交通中断了，想来是与当局商定的游行时间，公交车不再行驶，世宗大道、钟路上已满是浩浩荡荡的示威人流。

本想跟着直趋总统府的那一路，然走不多远就发现这一路人太多，行进太慢，显然大家都当是主战场，没准你被自己人堵在后面，跟本接近不了一百米的警戒线。审时度势，我随了到青瓦台侧翼的另一路。

这一路行进松快得多，甚至两边人行道上反向走的人也无碍。自然的，一路喊口号。一辆宣传车在游行队伍中缓缓行驶，车上有铁架的高台，几杆大旗，有人在上面领着喊。一人喊累了，另一人上去接着来。不知为何，通过扩音器领喊的，似乎以女性为多。游行的人不独跟着车上人喊：不时有人自发地喊一嗓子，周围的人就跟着喊，虽然明显不是一个“单位”的人。

高音喇叭里传出的领喊口号声相当激越，游行队伍里呼喊的人则大体平静，甚至透着轻松，不少人手里牵着的黄色气球，反倒让这场景有点节日的气氛。事实上那气球的黄色是对两年前“世越号”沉船死难者的纪念。那次事件的阴影一直没从韩国公众心头抹去，光化门广场上，一直设有祭祀死难者的帐篷，有志愿者在征集签名，发放黄色丝带式的小纪念品。而朴槿惠引起公愤，“闺蜜门”、“逼捐门”

之外，近来传出的船难发生后七小时朴在做整容一事，也是一个焦点。

我曾在微信对朋友说，没准这次真的要“见证历史”了，好几人闻言表示钦羡之余，都嘱我注意安全。因平日有过不止一次目睹韩国人走上街头的经历，当然一笑置之，知道不会有什么危险，但示威者的平和有序，还有不乏轻松的氛围，仍然让我吃惊。示威者似乎都确信不会有任何的风险，否则怎么会把很小的孩子也带上？我旁边就走着一对年轻夫妇，一人推一辆婴儿车，那边又有个当爸爸的，三四岁的小孩骑在脖子上。照韩国人的说法，这是让后代从小就接受民主的洗礼。

还有什么方式更润物无声，更立体生动呢？走在游行队伍里，看着街两边餐馆、咖啡店楼上的食客涌到临街的窗边，呼应示威者，高举啤酒杯、咖啡杯向街上的人致意，且引发阵阵欢呼，我想，这和所谓“血与火的洗礼”，真是两个概念。

有家星巴克，临街这面从上到下的玻璃墙，从外面可以看到有个年轻的妈妈在向五六岁大的小孩指点着下面的人群，说着什么，未几又让小孩摆 pose，以游行队伍做背景拍照。不知道她说些什么，是否关乎“洗礼”。当然更不知道多少年后，那小孩关于这场大示威的记忆会是怎样的，也许是嘉年华式的热闹，也许是关于“民主”的影影绰绰的概念。民主如何与那样的热闹联结起来，之间又混合了多少政治与非政治，一时也理不清。反正这时的首尔街头，政治抗议和民众狂欢确乎打成了一片。有韩国媒体报道十月以来一系列大规模抗议，比为一场“文化祝祭”，韩文里的汉字“祝祭”将“庆祝”与“祭祀”合而为一，本是二者同时举行之意，现在则泛指为庆祝举行的大型文化活动。

组织者显然也是往人民的节日这方向上引导的，之前在社交媒体上就呼吁示威民众“和理非”，可与朋友家人一起参与。市民也就呼朋唤友、拖家带口地来了。头一次大型集会时，报道里说发生过小型的冲突，有个别示威者欲攀上警车被警察阻拦，扭打起来，然很快就

平息了。

一般的情形，示威抗议似乎总是趋于“愈演愈烈”，这次的倒朴示威，参与者越来越多，却越来越平和。上周的集会，有外地农民大老远开着拖拉机来，进市区时被交警拦下，大屏幕上随时报道各种消息，报出受阻的消息，广场上的人也没发出什么愤怒之声，只是后来说农民弃了拖拉机赶来会场，才有一阵欢呼响起。各种类乎行为艺术的举动也在中和事情的严重性，比如那天一哥们掂了杆大旗在一队伍里走，待风将旗子撩开，周围的人看了都笑，韩国朋友笑着告我，那上面写着：“我是一个人来的。”

好像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和理非”的示威文化。活动已经持续了六周，曾和我在广场上会合的一队韩国搞戏剧的夫妇，几乎每周都来，场场不落，问起来，他们会不无自豪地说，“我们韩国的民主运动是有传统的。”已经有不同年纪的人跟我这么说过，一样的口吻。上世纪六十年代以降的韩国大学生，一茬一茬，都参加过各种抗议活动，这样的场合，想必有往昔重温的意味。

示威游行也会上瘾的吧？他们半真半假回道，会啊。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再这么下去，参加示威抗议要变成韩国人度周末的一种方式了。

包围青瓦台

我发现我的选择是对的：大约二十分钟后，我随游行队伍绕过景福宫，到了青瓦台院墙西北角前面的警戒线。这就是包围青瓦台行动的前沿了。终于见到了大批的警察，警察的身后是一排大巴形成的屏障。这里，示威抗议的严肃紧张意味似乎开始有更多的显现，示威者的口号喊得更卖力，宣传车上的人开始激动地演讲，下台歌也开始唱得有了更多的声讨意味。但并无多少火药味，示威者没有冲击警戒线的企图，甚至也不劳警察维持秩序，警察虽是头盔、防护具全身披挂，

除了一面盾牌，也没别的家伙，只是在那儿静默地站着。

我忽然想到“隔空喊话”一语，暗笑道，这就是了。巨大的声浪足以覆盖青瓦台的每个角落，示威者当然知道，朴槿惠大概不会从总统府高处的某个窗户里张看院墙之外的人山人海，发生的一切自有人汇报给她。她更不会出来对话。也许，她根本就不在总统府，早在别处躲清静。民意她早就清楚了，她一定会认定她的支持者远不止那令人难堪的百分之四，但那些支持者无疑不会出现在这里。示威者的抗议因此有了某种象征性，当然，青瓦台的存在本身就有象征性的一面。

口号和演讲还在继续，不懂韩文，过了一阵就觉无趣，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看”客，站在固定的点上，能看的也就那么多，遂想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走动。

顺着警戒线往北走，我意外地发现，青瓦台西边的那条路，人行道居然可以通行。警戒线留了个差不多鱼贯而行才能通过的口子。却不是任何人都放行。走到跟前，恰有几个人被阻，警察和颜悦色正在跟他们解释，原来那边已不属划定的示威区域，任何有示威色彩的器具禁止携带。我因不时拿手机拍照，早把标语牌折起放进包里，未受拦阻就通过了，那几个被阻的人只好回头。他们若弃了标语牌之类是否就放行呢？那些人好像都未弃牌，也不知是否是要坚持他们的示威者身份，警察则对设卡事并不十分顶真，不然就该打开我的包检查了。

过了卡子，喧闹声小下去了，走了也不过几分钟，就变得特别安静。这是绕青瓦台而行的一条路，一边是青瓦台，一边是学校、机关之类，皆深宅大院，原就有一种隔绝街市的僻静，现在不通汽车，越发静谧。两列大巴，将青瓦台围得铁桶也似。一列沿着院墙，贴着墙外的人行道，一列在马路的这一侧，也抵着人行道，其他地方都封锁了，只剩下这边的人行道通行。透过大巴之间的缝隙，可以看到两列大巴夹持着的空荡荡的马路，间或出现坐成方阵的警察。大巴首尾相接，一辆一辆，首尾之间，几乎贴着，别说人侧着身也难以通过，就是只猴子，也挤不过去，除非有本事从下面钻。足球赛转播中常以“摆大巴”描述屯

兵死守的防守阵式，过去未尝追究从何而来，此时算是豁然开朗。

骤然看到大批警察，加上一种特别的安静，你若有几分异样的感觉，并不奇怪。有趣的是在两军对垒的前沿阵地，我感觉不到半点紧张，走到这里倒有点提心吊胆，说不清是什么心理。但异样的感觉也只持续了一会儿，很快就放松下来，因列阵待命的警察方阵一点不觉森严。戴上头盔全副武装时，看不出面目，俨然机器人，摘下面具，看上去都是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好似中学生，比我教的学生更稚气。这会儿他们身上穿着警服，头盔放在一边，盾牌垫在身下，不出声端坐上面，脸上是平和而略显无聊的表情，人行道上间或有三两警察走过，去解手，背人的巷子里，有站着抽烟，想是借机给自己放个风。也难怪觉着无聊，长时间枯坐无所事事，干吗呢？那情景让我觉得哪里不对头，直到看见有个当头的模样的人用对讲机在通话，才恍然大悟，——是因为没人在玩手机，显然，和不许相互说话聊天一样，玩手机是被禁止的，毕竟是在执行任务，有纪律在确保事情的严肃性。

沿着警戒线走了一阵，行人极少，想拍照，不知有什么规矩，不敢轻举妄动。后来却见有人大模大样拿手机对着警察猛拍，无人阻止，警察好像并不觉得被冒犯，只当没看见。我却也觉得无甚可看了。折回头，再到关卡那儿，要重回示威人群时，发现有人正在跟警察争执。是个中年男子，有几分像流浪汉，掂着块牌子，上面是朴槿惠的漫画像，却是金正恩的发型，故像是二人的合体。牌的柄上拖一根绳，上面拴着几只玩具鸭子。金正恩在韩国早已是邪恶化身，让朴与之合体，当然是极言其恶，鸭子则不知何所取义。

携标语就不让通过，这样“恶攻”的道具当然更不能放过了，那人显然因警察不放行大光其火，脸红脖子粗在嚷嚷。我想起上次集会散场后，曾见到一个醉鬼在路边和警察呛呛，那是我看到的唯一算是有“攻击行”的行为，警察却也不恼，周围参加集会的行人一会儿就把他连连带架弄走了。眼前这位显然也是喝了酒了，警察在好言好语解释着，他不听，兀自梗着脖子不依不饶，酒糟鼻子红彤彤上面油汗

一亮一亮的。这时从旁边警察大巴上下来一个中年警官，显然是对那人的高声叫骂不耐烦了，一脸怒气地呵斥那人，才说两句，两个年轻警察就把他劝回了车上。我觉得有意思，因为是年轻人在让年纪大的人息怒。那人刚来了劲，越发声高气粗，中年警官被劝回，倒似骤失对手，再吼几句，也便回身离开，一边走一边嘴里骂骂咧咧，拴着玩具鸭子的绳子在地下拖着，一路行去，边上的人看了那二位一体的朴金像，皆莞尔而笑。

烛光、烛光

集会好比一场大戏，多幕剧，也是有序幕有高潮有尾声的，包围青瓦台是一幕重头戏，最高潮却在夜幕降临后的光化门广场，好比舞台剧的最后，所有的人全部登场。我往回走的当儿，包围青瓦台的大队人马已经陆陆续续在撤了，及至我逛回光化门广场，一道道人流汇入，与白天相比，更有“全伙在此”的意味了。景福宫角楼上的灯、装饰宫墙的灯都亮起来，背倚光化门面朝广场的集会中心舞台灯灯火灿然，衬着多道射向天空的探照灯光，光芒万丈的，越发熠熠生辉起来，让身后的一切成了布景。交相辉映的是万点烛光，广场上人手一烛，全都点亮。还有更多的人在涌入广场，广场边缘分发蜡烛的点变得格外繁忙。

蜡烛分两类，一类是仿的，小电筒做成蜡烛形状，花样多，包括做在发卡上的，女孩戴着像兔耳朵。大多数人选择真的蜡烛，仿的蜡烛是要买的，白天时就见过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很激动地在宣传，可能会下雪，“不能让民主的火炬熄灭”。真的蜡烛有发售的，有派送的，发售的一千韩元一套，包括一支白蜡烛和一只小纸杯。小纸杯是防风之用，护着火苗。就见发放的人用裁纸刀极麻利地在纸杯底部划一十字，蜡烛捅进来，小半在杯内，外面一截手持着，像举着摇铃。人多，饶是麻利，还是忙得不可开交。

烛光集会原是一种悼念的仪式，不知在哪个地方演变成了一种抗议的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在韩国，蜡烛作为抗议的道具得到最广泛的运用，而首尔的烛光集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烛光波浪就更属韩国人的发明创造了：那是烛光的墨西哥人浪，随广播里的指令，广场上的人依次将蜡烛举过头顶再放下，于是，从中心舞台起始，烛光的波浪一波一波，向市厅方向漫去，委实波澜壮阔。参与者都很嗨，这阵势，又哪是足球场上的人浪可比？

韩国人的创意还不止于此。在一番歌手带劲的演唱，主持人的鼓动，场上山呼海啸般“下台”的呐喊声过后，几块大屏幕上，直播的现场画面消失了，巨大的数字出现，主持人开始领着全场的人倒计时。原来组织者设计了一个熄灯一分钟以示抗议的环节。据说上一次首尔市民响应呼吁，有些地段在八点整一下陷入了黑暗。这会儿，随着全场齐声“十，九，八，七……”的计时，众人都直了脖子向周边的大楼张望。倒计时完毕，一些窗户里的灯熄了，有些却还亮着，电子广告屏幕也还在闪烁。我站在世宗大道边上，不远处的几家餐馆、咖啡厅仍在营业，灯火煌煌，我有点担心，——不会被视为违反以至对抗群众意愿吧？要是群情激昂起来，冲过去砸玻璃如何是好？广场这边不像青瓦台，没多少警力严阵以待，何况百万之众，骚动起来，谁拦得住？

但什么也没发生，广场上的人群看到哪里灯灭了，就冲那边喝彩、欢呼，也有对着某个灯火灿然处有节奏呼喊，敦促关灯的，若有顺其意的，自然有得胜似的欢笑，若灯仍亮着，又会转向别处，不熄也就罢了。那样轻松的氛围里，你会觉得过激的行为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想起曾问过一位韩国朋友，会不会发生冲突，他很肯定地说，不会。当局也许就希望你闹事，好抓住把柄采取行动，我们不会给他们机会的。言下有对当权者的不信任，更多的则是对民众已然修炼出来的民主素质的满满的自信。

九点多钟，我开始感到一阵阵的寒意欺上身来，零下五六度，那

些坐着示威者却似不以为意。当然，他们是有备而来，全副的行头，穿得厚实而外，泡沫塑料的坐垫，还有暖手宝，也属必备，上次韩国朋友就帮我备下了，这次一人独来，忘诸脑后。那就早点撤吧，大队人马散场时，坐地铁也是个问题。

从广场到市厅，路上全是示威的人。仍在封锁的时段，禁止车辆通行，马路从中央到人行道，都被示威的人占据，来来往往，有从广场撤出来，也还有游行队伍往那边去，平日不是指定场所不能吸烟的，现在有人居然在马路中间吸烟，也并无人上前制止，真有嘉年华百无禁忌的意味了。香烟的味道一会就散去，也飘不远，更诱人的气味来自路边的小食摊，煮玉米的味道，烧烤的味道，鱼糕串的味道，一阵阵飘过来，对我这样的外国人而言，煮蚕蛹的气味最是怪异，故能穿越各种气味，一直钻进鼻子里。广场那边，仍是人满为患，两侧还是摆开了小吃摊的阵势，往这边则是一路过来，小吃摊夹道，一个个大瓦数的灯亮着，灯下挤着吃喝的人，头顶上热气缭绕，一家一家，如同沿街的排档。我甚至看到有的小吃摊供酒，有人立在摊边喝烧酒，有独饮的，更多的是三两人边喝边聊。此情此景，让示威活动忽添几分家常的色彩。

其实不独小贩生意火爆，逢集会的日子，示威区域内家家咖啡馆、饭馆几乎都是人满为患，很难找到座。下午就来的人大多会选择在左近找家馆子吃晚饭，等待集会高潮到来的人会去咖啡馆坐一阵，避避风寒。而活动结束后，去茶馆吃宵夜，再聊上一阵，而后尽兴而返，对很多韩国人说来，似乎已成惯例。我在群里发议论，说韩国好像已经形成一种示威文化了，很快就有人回道，还有示威经济吧？指的是卖示威用品也变成了一种生意，也包括餐饮的热闹。说话的人语气带着鄙夷，里面带着对示威活动严肃性的质疑。这样的质疑并非他一人，有次聚餐场合，我问起关于烛光集会的种种，一位六十来岁的韩国教授便不屑地道，广场上的那些人，有相当比例是赶热闹去的，当然，是对其动机的纯正性大有保留。

当然，那位韩国教授是挺朴的，但撇开这点不论，他的不屑中其实还含着对抗议示威活动当如何的某种预设，群里回话的那位就更是如此。首先就是对纯正性、严肃性的要求。政治运动应当是正经的，而且不可杂入其他的成分。眼前的游行队伍里有带着狗的，叼着烟的，且行且说笑的，倒像是集体散步。这算哪门子抗议示威？

韩国人的烛光集会不独有“示威经济”，还有有意识加入的娱乐元素，从某个角度说，简直就是一场超大型的行为艺术。倒回几十年，从60年代到80年代，他们争取民主的抗争倒是更能吻合我脑子里的激烈画面，那时候，每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都演为流血的冲突。以往种种，已然盖棺定论，首尔的“4·19”纪念墓园，光州的光州起义纪念塔，都成为“民主圣域”，每任总统都会去祭扫，沉重的一页就此翻过，抗争仍在继续，却是采取了全然不同的一种方式。那些当年在血火中倒下的烈士若是目睹今日的烛光集会会作何感想？会认为不够激烈吗？没法说，因为他们原本态度上就有激烈和温和之分。会认为不够严肃吗？也许。不管怎么说，烛光集会的组织者有意把抗议活动往“文化祝祭”上引导，无疑是一种发明创造，显然他们认定，以这样的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是可能的，似乎也真的有效。此外动员全民参与，“寓教于乐”也自在其中了。但这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当局与民众之间的一种默契，尽管严重对立着，那默契还是在。所谓“博弈”就是讨价还价，不是鱼死网破，誓不两立，没有谈的余地，得不到对方任何的回应，那就没的谈了。

回到住处后我还在琢磨这事，想起班上的学生说到朴槿惠时的愤然。“她居然还不马上下台，真不要脸！”有个学生愤愤地说。我问他们，这样僵持下去，怎么办呢？一个平素活跃的学生喊：“杀了她！”引起一阵笑声。当然，是玩笑话，这些在我看来规矩恭谨的学生采取激烈的行动，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外大的学生这段时间也在行动，他们把国民行动委员会的宣言译成了多国文字发布，一位韩国朋友告诉我时，直竖大拇指。只是我没法把他们与当年街头流血抗争的画面嫁

接起来。但是谁知道呢？没准那些慷慨激烈的学生坐在教室里时，就和我面对的温良的学生一样。

想着想着，睡意袭来，朦胧中最后的一念是，烛光集会已到第六周，人们都说，朴槿惠肯定要下台了，集会还会继续吗？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日

附 记：距上面写到的这次集会，几个月过去了。直到我春节后回国，每周六烛光集会还在继续，似乎没完没了。每到什么事情的当口，比如朴槿惠又出来讲话而民众认定她在以守为攻了，又或检方要调查三星公司了，马上会出现反弹，原本稍显平静的光化门广场又沸腾起来，聚集起较前更大的人群，向当局施压，好像在生动地演绎，什么叫作民意与权力之间的博弈。

春节当天，又逢周六，韩国朋友告我，这天不会有集会了，大家都要过年。韩国的春节和中国一样，是阖家团聚的日子，虽然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已让年味变得稀薄（没有张灯结彩，更无我们这边的烟花爆竹，除了一些店铺歇业一天，几乎看不到春节的痕迹，比起来圣诞节加阳历新年要热闹得多），这个日子对家庭仍然重要。首尔这个几乎聚集了韩国一半人口的大都市，一小半人都回老家过年了。两边都要歇一天，好比停战日，过完节甚至见到打着反对党旗子的人堵着议事堂门口搭帐篷。运装备的汽车开到台阶下，抗议的人大模大样往议事堂正门两侧的平台空地上搬东西，只要不碍着出入，警察就不闻不问，抗议者不紧不慢，从容得很。我因此以为市厅广场上这些人，是较一般民众更铁杆的倒朴派。

其实正相反，他们都是来挺朴的。我因好奇，不免往帐篷里探头

探脑，却有人马上让我进去，请我进去喝咖啡，这间帐篷显是供联络会客之用的，长条桌上摆着咖啡点心，都是颇有些年纪的人，通过简单的英语，我知道了他们的立场。事实上只看聚在这里的没一个年轻人这一点，我就应该明白了——这次的民众运动中，年龄的界线特别清晰，挺朴的多为老年人，虽然随着事态的发展，不少人已转了向。

明白了我是外国人，引我进来的老者开始结结巴巴说起英语，我只明白了一点，他说倒朴的人中好多都是“共产分子”，包括首尔市长。这一群老年人的坚守让我想起前些时候在首尔火车站广场所见。那里似乎也是挺朴派的据点，平日就是老年人的聚集处，常有健康讲座、集体唱卡拉OK一类的活动。从那儿经过，不止一次看见也搭了台，戴了一色旅游帽的老年人拿着写有挺朴标语的小旗在随台上人喊口号。倒朴的民众都是周六下午至晚上集会，挺朴的人则时间不定，似乎更频繁。听闻我的见闻，韩国朋友嗤之以鼻道：“他们有的是时间，——退休的人，不用上班啊！”

不屑一顾，一是因为与烛光集会动辄十万百万人的规模相比，挺朴派根本不成阵势，我见过较具规模者，撑死了也不足千人。二是挺朴派都认定，参与者是拿了钱的，据说还有不同的价码，一般是五万，春节自然会上涨。但是我也听到过相反的说法：一个听我课的研究生，几乎在青年人中绝无仅有的持挺朴的立场，照他的说法，倒朴集会中的人不少是拿了反对党的钱的。我更愿采信倒朴派的说法，是因为所见挺朴老人的穿戴有点像大选时街头拉票人员的行头，仿佛更有组织，此外更重要的是，烛光集会上那样的人山人海，要花多少钱？我也不相信用钱买得来。

有意思的是，烛光集会与挺朴的集会，竟似井水不犯河水，从未见两派人起过冲突。光化门广场上，倒朴队伍人多势众，众怒难犯，慑于声势，不见唱反调者，也就罢了。每从首尔站走过，见到挺朴者在集会，川流不息的行人中多数当为不满朴槿惠的人，甚至不少从烛光集会散场过来的人手里还持着倒朴的标语牌，也未见有上前围攻发

难者，大都选择无视。给人的印象是针锋不接，各自嗨各自的。这一次韩国倒朴与挺朴的站队，阵线分明不两立，几乎是当面锣对面鼓式的了，却是相安无事。

这也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韩国人的容易走极端，是他们自己也有反省的，然而这极端常表现在他们的诉求上（比如下台的总统几乎不得善终，下台往往就等于下狱主），达到目的的方式却相当平和。当然，这是在专制社会转型为民主社会之后。既然性情中不乏激烈之处，他们的平和，就只能归因于文明的训练。民主，又何尝不是一种训练？

我最后一次经过光化门广场正好又是一个周六，烛光集会仍在继续，不过与十二月的高潮时相比，人少得多了，结束的时间也早，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回荡着，显出广场的空旷。但我知道，到了某个节点，这里又会是人山人海的场面。

接着就到了三月十日，韩国宪法法院通过对朴槿惠的弹劾案。我很快在微信上看到那个说“杀了她！”的韩国学生发的朋友圈：“2017年3月10日，韩国的第二个光复节！她上任以来所做的恶作剧，并不亚于过去的日本帝国主义！这头‘笨鸡’终于被5000万民众抓起来了！但愿下届政府能够前车可鉴，不再让民众感到愤怒、郁闷！”将倒朴成功比为从日本统治下得解放，够夸张的，不必“以辞害义”，明白这是一种兴奋之情的表达就可以了。不看相关报道我也可以想象，那天的光化门广场上众人欢呼雀跃的情景，无数的标语牌会传达出同样的意思——“民众的胜利！”这样的兴奋之情能维持多久，不得而知。韩国盘根错节的财阀政治不会因朴、因三星被调查而告终。那些因李在镕被捕而兴奋的学生在毕业之际依然会把三星作为找工作的首选，被三星挑中的人不免得意，也仍会招来艳羡的目光。广场上胜利的抗议者转过身去，就会面对日常的稻粱谋。

但是在那一刻，韩国人仍旧有理由欢庆他们的胜利。